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二

南郡太守楊俊

晉書宣帝紀帝河內溫人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案楊俊河內獲嘉人爲南陽太守三國魏志有傳此云南郡誤也

大謀奇策

漢建安六年郡舉宣帝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辟之

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魏武爲丞相又辟文學掾勅曰若盤桓便收之懼而就職魏國旣建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愚謂辭不就徵者世亂慮禍耳知漢方微不欲屈節飾詞也大謀奇策篡漢陰謀也一人之身少壯則爲魏畫篡漢策及老則又自爲子孫定篡魏策興亾若置碁亦可嘆矣

諫不徙都

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宣帝諫不當遷云云案魏志蔣濟傳關羽圍樊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

濟與宣王說太祖其詞正與此同此不及濟者欲專美於司馬懿也

武昌

黃初五年天子南巡帝留鎮武昌武當作許

水軍破吳

宣帝對魏文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若以陸軍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虛擊之破之必矣案厥後平吳卒賴水師並進懿之遠識何減荀彧賈詡一流

曲筆未刪

太和四年宣帝西屯長安討諸葛亮亮將芟上邽麥
帝卷甲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遇兵才接
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案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
水溢詔真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
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
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如是而
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
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

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懿從不敢與亮交鋒屢次
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
託辛毗杖節止戰制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
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
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訛

公孫文懿

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案公孫淵稱字避
唐諱

曹馬構覺

正始五年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
十七史商榷

使伐蜀宣帝止之不可云云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七年吳寇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不從帝與辨難往復云云愚謂曹馬構釁不在爭伐蜀及還沔南民也懿久有篡心曹爽無能適爲之先驅耳又八年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云云愚謂曹馬隙成已久豈至是始見乎史家隨筆紀載未得其實也又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

危社稷云云愚謂此馬圖曹非曹圖馬卽或有謀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此在臧榮緒晉書成於易代之後已不當留此曲筆况唐人乎

殺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云云案待其出國門而後發乃得機會不煩血刃矣上文先大書天變見篡弑之本已見於此垂象甚明也

司馬懿謚文宣

嘉平三年秋八月崩於京師年七十三九月葬於河

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侯禮志同

安風

景帝師紀正元二年母丘儉文欽作亂帝征之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案安風卽下文所謂安風津也

諸葛誕作亂

文帝昭紀甘露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作亂遣子覲爲質於吳以請救帝表請魏高貴鄉公親征曰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尅矣愚按誕

乃宿將非王凌母丘儉文欽之比故昭不肯從衆議
輕遽用師必挾天子興重兵厚集其勢以遏其鋒然
是時吳國內亂孫綝輔政多行無禮將士不附誕無
外援故卒至滅亡耳若吳無內釁則淮南三叛成敗
未可知也

鄧艾異議

景元四年司馬昭倡議伐蜀謀於衆云綝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劔
閣不下守險云云下當作暇又鄧艾以爲未有釁屢
陳異議昭患之鄧艾不終之隙已兆於此

全載九錫勸進

景元四年天子以伐蜀獻捷交至乃申前命云云此
既全載命司馬昭爲晉公九錫文矣其下文又載昭
辭讓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牋全文陳壽魏志雖載
曹公九錫冊書尙不及辭讓勸進則猶有裁量此何
其不憚煩乎猥冗甚矣

防鍾鄧

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案
此時鍾會鄧艾已破蜀會欲反而先譖艾反卽會之
反謀鄧悌先言之昭亦已先覺之次於長安者防鍾

鄧也

世祖

晉武帝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紀末贊云世宗繼文云云又世祖無外云云世祖當作太祖

昭構炎攸嫌隙

武帝紀帝諱炎文帝長子也魏累遷中撫軍晉國建爲世子初文帝以景帝旣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中撫軍有超世之才由是遂定愚謂

昭本以愛攸之故欲廢長立少耳豈爲攸嗣師後奉其兄烝嘗計邪攸傳云每見攸必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乃云此景王之天下將欲誰欺不思炎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實搆之

二十七王

泰始元年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云云案此同時受封者凡有二十七王可謂盛矣曹氏抑損宗室夷於平民山陵未乾祚移他姓故司馬氏廣封諸王以力矯其弊但此諸王非有功勲皆由恩澤初無德器漫據富貴何足以鞏維城之固哉未幾而有八王之

禍貽謀之不臧也

雞鳴歌

泰始二年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歌元板作鼓

罷山陽禁制

泰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案罷軍除禁者蓋爲時已隔二代且欲移其禁山陽者以禁陳留也抑觀此則知山陽陳留雖幸終天年不至若零陵王以下之例皆弑然其制防監禁實與幽囚無異

王祥薨年

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案祥本

傳薨於泰始五年此紀乃在四年四月互異

陽平

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
梁州之陽平置秦州案陽平地理志作陰平宜從之
大雩

泰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云云案雩元板作
雪以五行志校之雩是也

丁丑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天文志作丁丑朔此脫一字
大舉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伉
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
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
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
下東西凡二十餘萬愚謂因巴蜀之卒順流而下則
西塞不守勢如破竹此平吳所以必在平蜀後也平
西將軍胡奮下文太康元年二月甲戌卽云平南將
軍胡奮克江安侯考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
石頭孫皓降於軍門云云觀此則平吳之功以濬爲
首但吳甫平其明年太康二年三月卽遷孫皓妓妾

五千人入宮則武帝之志荒矣山巨源所以欲釋吳
爲外懼也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
七十人歸於家選人者如此之多出者如此之少篇
末論斷謂其恭儉寡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崇聖殿

太康十年四月癸未崇聖殿災注云聖一本作賢案
五行志正作賢

惠帝改元

改元必於明年若崩年改元則必有大變故不可以
常理論者晉惠帝以太子嗣統人道之常乃卽於其

年改元永熙明年又改永平及三月辛卯殺楊駿王
辰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又殺太后之母其明年之
二月己酉賈后遂弑皇太后三綱絕矣故永平元年
之三月又改元元康史家紀事茫昧而不知適從故
於正月書永平而三月又書改元竊謂年號以後改
爲定則正月卽宜定書元康卽慮沒永平之號亦宜
於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下明著元康二字乃又不著
殊不明析

宋書五行志云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未踰月而改
元爲建興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

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

己卯日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志亦同

彤倫矯詔

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愚謂此紀屢書賈后矯詔矣彤倫亦書矯詔者旣以志惠帝之暗且見出爾反爾

耿勝

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案洛當作略耿勝載記作耿滕

張微

太安元年李特害廣漢太守張微案載記作張徵

段勿塵

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案段匹磾本傳及王浚傳皆作務勿塵本紀誤

成夔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

屯十二城門案成夔元板作盛夔

韓雅

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雅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案
隴西太守韓雅張軌傳作東羌校尉韓稚

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案
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
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乃九郡非八郡也
其長沙等六郡舊俱屬荊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
屬江州今紀云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不及廣州

偶遺之耳

裴頠

永嘉四年十一月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東海王越使裴頠討馥爲馥所敗案此又一裴頠與裴秀之子同姓名者

劉蜀蘇馬

愍帝紀建興元年五月詔琅邪王睿曰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蘇元板作司

晉紀總論

懷愍紀末引干寶晉紀總論此文載文選內夷曹爽

外襲王凌凌彼作陵非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
彼作虛薄名儉李善注引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
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則似得兩通當官者以望
空爲高而笑勤恪之下文選有目三公以蕭杅之稱
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杅善云未詳而五臣良曰言
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杅爾無爲作晉書者因其
艱晦刪此二句共嗤黜以爲灰塵黜彼作點司馬遷
答任少卿書云適足見笑而自點善云點辱也則似
得兩通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謂劉實子真爲少府著崇

讓論劉頌子雅爲吏部尙書作九班之制傳咸長虞
爲司隸校尉先後彈奏百寮也三句層疊而下極論
時弊甚暢晉書刪長虞一句殊無謂又論至惠帝有
賈后肆虐於六宮云云此扼要之語晉書刪之亦非
惟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云云一段冗長晉書刪
去是愚謂此文摹過秦論處雖有規仿之痕借周形
晉文勢亦似迂緩然其以老莊虛空爲致亂之由歸
罪阮籍賈充輩又以婦女淫妬爲風俗所由壞實能
深探禍本竇晉臣自不便顯黜晉德然言外已見懿
師昭炎作法於涼矣晉書當直用此篇作論其前不

必贅加一冒子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三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帝紀建武元年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
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上書勸進幽州文選作
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
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
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
州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太興元年三月景辰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壬申詔曰云云愚謂旣卽尊位卽當下哀痛之詔命將出師掃平凶豎乃不聞出此而屢次下詔皆諄諄察吏勸農若承平時之爲者知元帝無遠圖矣子明帝有氣魄差強人意乃在位止三年年止二十七短促如此諸臣中亦惟溫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此史書千支以景爲丙避唐諱

琅邪太守孫默

永昌元年八月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案太守

石勒載記作內史

牛繼馬

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曖昧之言書之史冊殆存疑耳且旣云小吏牛氏則非將牛金矣而魏書列傳云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仙仙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敵國傳聞互

異如此

三月改元

明帝紀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明帝卽以庚寅卽位至明年太寧元年己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引左傳誤脫

太寧三年八月帝不念遺詔曰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朕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

朕扞城推轂于外雖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
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
契愚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此
僖二十八年左傳甯武子盟衛人之詞此似全用之
傳寫誤脫上二句

攻壽陽

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一月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尅
案壽陽當從載記作壽春

三吳

三吳屢見晉書唐亦有之然史文回互頗難詳究惟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跡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愚謂六朝時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兩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

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此爲定論雖史傳皆渾言
三吳無方向然以意揣之周時吳國之境北以長江
爲限其西不過至今江寧而止自此而西則爲楚地
矣南與越以浙江爲界故唐人詩亦云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然吳越交兵處如檣李爲今嘉興縣地
禦兒爲今石門縣地吳師未聞直臨浙江唐以前未
有秀州一郡則言三吳者其南以吳興言之可矣晉
書第七卷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
與庾冰王舒起義兵於三吳范氏成大吳郡志第四
十八卷考證門引此而疑之云時冰爲吳郡太守舒

爲會稽太守則似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八十四
卷劉牢之傳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
三吳又七十八卷陶回傳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
貴三吳尤甚回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
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似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
爲三吳甚明但第七十六卷虞潭傳潭爲吳興太守
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第
九卷孝武帝紀寧康二年皇太后詔三吳與壤水旱
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
甚者全除一年租布按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蓋彼時事已自爲吳興太守則三吳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吳則疑晉人已主吳興與丹陽吳郡爲三吳除去吳興連晉陵宣城義興數之則五郡也寧康詔文會稽與義興晉陵皆在三吳之外尤爲顯然義興晉陵皆吳地疑晉人旣以丹陽與吳郡吳興爲三吳恐漏去義興晉陵嫌不該悉故又重累及之成紀及劉牢之陶回傳隨便言之不必泥第一百卷孫恩傳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士庶多從之隋書煬帝紀伐陳爲行軍元帥陳平執陳施文慶等以其邪佞害

民斬之闕下以謝三吳亦是據丹陽吳郡吳興數之
惟舊唐哀紀天祐三年制有錢鏐制撫三吳之語則
當連會稽亦不必泥

晉唐人言吳會皆謂吳與會稽非謂吳中一都會如
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
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
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
字會晤之會下吳會謂吳與會稽故可分叶也會稽
本越地非吳秦強名之後漢旣分二郡自不得復以
會稽爲吳

杜子美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
精逸氣感清識又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
壁詩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後出塞詩云雲帆轉
遼海稷稻來東吳又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又哭
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此
似泛指江東諸郡不必專謂蘇州爲東吳然穆天子
傳卷二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
東吳唐人亂後經吳閶門至望亭詩東吳黎庶逐黃
巾蘇州爲東吳明矣近日崑山顧氏精於考據每自
署東吳蓋府治吳縣長洲元和爲東吳則崑山太倉

爲東吳不待言宋龔明之作中吳紀聞此特取史記
項羽紀籍避仇吳中倒其文耳非別有一稱

明韓昌箕仲弓纂王謝世家自爲序韓敬求仲刻李
德裕文集爲之序兩人皆湖州人而皆自署西吳吳

江吳祖修慎思柳塘詩集第六卷贈韓希一趙昭野

詩西吳山水鬱蒼蒼二妙詞場久掉鞅

鞅上聲誤讀平聲

韓

趙皆湖州人則吳亦以湖州爲西吳朱竹垞曝書亭

集喜周貧至詩耆舊西吳大雅材明詩綜八十二卷

貧嘉興人則又以嘉興爲西吳矣皆未詳

遂寇襄陽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陽屯於樊城案下寇字當作毀

府吏

康帝紀咸康八年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吏元板作史

王龕

穆帝紀永和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案王龕褚裒傳作徐龕

葬安皇帝

海西公紀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安皇帝云云安當
作哀元板亦誤

慕容垂距戰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暉
秋七月辛卯暉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
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暉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
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
丑慕容垂擊敗溫後軍於襄邑案垂帥衆距溫垂當
作厲載記無垂距戰之事厲單馬奔還傅顏又敗然
後垂請出擊有枋頭之役耳

九月誤九年

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
曰順皇后九月誤作九年元板亦誤

翟遼

太元八年十二月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
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愚考載
記此翟遼當是翟斌斌爲慕容垂所殺兄子真立真
司馬鮮于乞殺真自立營人殺乞立真從弟成真子
遼奔黎陽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遼乃立

謝功賞遲

太元十年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元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愚謂大破苻堅於肥水乃太元八年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賞何其遲也江左偏安賴此一戰功莫大焉而賞若是其遲者王氏專政忌能故也

拓跋魏書法

太元十一年四月代王拓跋圭始改稱魏又安帝紀隆安二年十二月己丑魏王圭卽尊位年號天興此其書法與各國之書僭卽皇帝位或書嗣僞位或書僭稱皇帝或書僭卽天王位或書自立爲王或書僭

帝號僭帝位者大有不同晉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固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妥至於李延壽則且以北爲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

姚萇書法

太元十四年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愚謂姚萇曾北面於苻氏而毛氏又死節書法不應如此

脫廟號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

十五葬隆平陵案此下疑脫廟號烈宗四字劉知幾已言之

桓謙魏隱司馬逸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逸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案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鴈司馬逸作謝逸

段興

隆安五年秋七月段興弑慕容盛案載記弑盛者段璣秦興段泰此作段興疑誤

桓元改元大亨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既改隆安爲元興元年矣而通鑑第一百十二卷於是年正月既書改元元興於三月則書桓元兵至南桁元顯兵敗被執復隆安年號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此下又書大赦改元大亨又於一百十三卷元興二年十月書元篡位改元永始僭承始號固宜書而復隆安改大亨皆在元未篡前猶假詔行事通鑑若必紛紛用此紀元直至帝復辟後方重紀元興雖爲不沒其實而殊覺糾纏可厭故

竟一槩不用仍以元興紀年此其不得不然者胡注
必謂其撥亂世反之正在通鑑似轉不必用此夸語
若晉書安帝本紀亦一槩用元興紀年是矣而元年
三月絕不見復隆安號及改元大亨事二年十二月
書元篡位亦不見僭改元永始事大亨號見五行志
永始號見元本傳而如此大事紀中豈可不載其復
隆安號并不見於晉書又不知通鑑何據

劉裕殺劉毅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矯詔數劉毅之罪帥師討毅裕
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愚謂裕所同事者無

忌與毅皆雄傑無忌敗死所憚惟毅除之則可得志于天下矣

長安得而旋失

義熙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歸諸京師愚謂裕不留鎮長安而歸者自顧年老急於篡位也已而諸帥相殺長安得而旋失不能一天下以此

連害二帝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於東堂時年七十三葬休平陵初識云昌明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又恭帝紀

元熙二年帝禪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兵人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案安帝年三十七誤作七十三句下脫謚安皇帝四字曹馬篡位山陽陳留尙得保全裕實首惡連害二帝自後踵爲故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四

石申馬遷殷商

晉書天文志係唐李淳風筆敘首云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臬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愚按依後漢志石申夫爲句俗讀夫下屬誤又云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愚按遷字乃不學者妄增元板亦衍此字下文又引馬續之說續當作續又云周髀者卽

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愚按周髀稱
周公受於商高此殷商當作商高

蟻行磨上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
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
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
廻焉案此喻最爲精確說見予尙書後案第一卷堯
典篇趙宋張橫渠輩忽荆新說謂天與日月皆左旋
非也說又詳見予蛾術編

天地俱圓

成帝延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愚案大戴禮天圓地亦圓說與虞氏同最精

黃赤道相距

吳中常侍廬江王蕃制渾儀論曰天地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裏黃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赤

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愚謂今定黃赤道相距二十三度半有奇比古減半度弱

極星運動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按極星運動甚微故不見其移

十六年天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元篡位案十六年元板作二年二者皆非也攷桓元篡位在元興二年元板脫元興二字

日食紀志互異

武帝泰始十年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武帝紀失載太康六年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武帝紀有天文志失載成帝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成帝紀失載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成帝紀作己未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有天文志失載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作十二月皆紀志互異

庚申

天文志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案惠帝所改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年但武惠二帝紀俱作己酉帝崩與志不同

后崩不應日變

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月杜皇后崩愚謂后崩不應日變此紀非也

遷陵君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以永安何皇后爲遷陵君案后本傳作零陵縣君又攷武陵郡有遷陵縣未知孰是

大將軍宣帝

黃初七年吳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愚按司馬懿也大將軍三字宜刪

南涉海虞

成帝咸和七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案此卽今常熟縣地涉帝紀作沙當從之元板亦誤

災在次相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案
災上脫占曰二字

新都王詠

太康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仙新都王詠薨
案新都王詠帝紀及本傳皆作該此誤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書地理志敘首一段說秦三十六郡名有誤已見
前漢書故郡國一條中矣其說漢郡名與漢志異者
如云漢興革秦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其下小字歷數各郡國名中有燕國攷漢地理志無
燕國然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高帝時固有燕國
矣其下文又言文帝所增有九郡內膠西地理志亦
無而諸侯王表文帝時亦有膠西國矣此二國後廢
故志不載其下文又言武帝所置十七郡內珠崖儋
耳沈黎汶山四郡皆不見地理志皆後來郡罷故志
不載非晉志有誤也但據漢志文景所增置之郡各
六而晉志則云文增厥九景加其四則比漢志多增
一郡似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膠西故云然漢志武
帝增郡二十八而晉志則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

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是比漢志多增三郡若謂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則應少其四何以但少其三此不可解又漢志據孝平帝元始二年云凡郡國一百三晉志則云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漢志一百三據元始現有之郡國數之晉志一百十一合已罷之郡國并數之也已罷者自不宜并數此事晉志謬至於晉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三是有二十六又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

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一則又除其一又於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姑未暇細論俟考

章帝置吳郡

晉書第十四卷地理志敘首云後漢章帝置吳郡案後漢書分會稽爲吳郡在順帝永建四年此言章帝非也乃其下文第十五卷敘述揚州沿革則又云後

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晉地理辨證

司州滎陽郡屬縣封上脫開字注云宋蓬池或曰蓬
澤澤當作澤

河東郡屬縣汾陽注公相國元板作公國相

廣平郡屬縣涉案後漢書魏郡無涉

兗州濟陽郡屬縣宛句元板作宛句

高平國屬縣陸湖據後漢書當作湖陸

泰山郡屬縣奉高注西南有明臺案臺當作堂

豫州汝南郡屬縣西平注龍泉水有用淬可刀劍案

當作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沛國屬縣汶案後漢書沛國有浚縣無汶汶字當作浚

魯郡屬縣番注故小邾之國邾字闕

冀州縣八千二千當作十

中山國屬縣魏昌案卽漢昌魏改名

幽州燕國屬縣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案後主封安樂公後書亦作安樂此作國誤

廣甯郡注故屬上谷屬字闕

代郡屬縣富城案疑卽富城

平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
郡國五置案武帝本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
置平州與此年月互異

遼東國屬縣汶當作文

樂浪郡屬縣遂城當作遂成

雍州安定郡屬縣烏氏案後漢書作烏枝

涼州武威郡屬縣揖次案兩漢書皆作揖次胥古文
胥故訛爲揖又倉松當作蒼松

敦煌郡屬縣宜安疑卽冥安冥水所出

梁州巴東郡屬縣魚腹後漢書作魚復

益州江陽郡屬縣有符前漢犍爲郡之符縣也後漢書則作荷節未詳

牂牁郡屬縣有指談有母劒按兩漢書皆作談指母斂

寧州誤不提行

雲南郡屬縣弄棟弄誤作楫

興古郡屬縣有滕休兩漢書作勝休又鐸封後漢書作鐸封

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雋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案成帝紀罷安州在咸康七年與志不

同

青州濟南郡屬縣卽墨注有天山祠案天山卽天寶山

徐州下邳國屬縣下邳注萬嶧山在西首百嶧陽也萬當作葛百當作古首字衍

東海郡屬縣有況其案況當作祝見左傳又有原止案兩漢書俱作厚止

荊州襄陽郡屬縣中廬案後漢書作中盧

義陽郡屬縣有厥下誤空一格乃云西平氏當厥西連文西下空一格

天門郡屬縣有充案後漢武陵郡有充無充充當作充

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荊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并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

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并荊州一節旣已并省
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
熙八年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揚州會稽郡屬縣鄣案後漢書作剡此誤

交州漢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
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
求立爲州云云案元始當作始元元初當作初元順
帝永和終於六年無九年此亦有誤

交阯郡羸樓案羸漢書作羸音連乃妄造羸字謬甚
又曲易後漢書作曲易

九真郡屬縣移風案兩漢九真有居風無移風此誤作移

廣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立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案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復立廣州此又言六年自相違

鬱林郡注秦置桂郡桂下脫林字屬縣柯林兩漢俱作阿林

律歷

黃鍾爲萬事根本蓋筭數之所從出故班書作律歷志至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皆沿襲不改則迂拘

甚矣史記自有律書歷書何嘗合而爲一乎自新舊唐以來律呂自歸樂志歷自爲志是也

嚴嵩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續漢志作嚴崇古嵩只作崇

交食可驗疎密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

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疎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案歷法疎密以交食爲驗自漢至宋皆不能定交食之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及時刻早晚食分多寡則其歷之疎濶可知

以難推易

姜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歷術者宗案近代西人譏岌以爲日度易求月行難測以難推易倒而用之爲兩失